



### 408件(套)南海沉船出水文物首次亮相

近日,“深蓝宝藏——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考古成果特展”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开幕,曾经沉睡在深海1500多米的408件(套)出水文物首次公开亮相。此次展览是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遗址考古成果国内首展,分为“探源寻珍”“水府琳琅”“巧缮焕新”3个部分,全方位呈现考古发现、发掘过程、科技应用和成果,打造沉浸式深海考古之旅。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遗址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遗存文物数量庞大、品类丰富,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展览的“明星展品”珐华彩瓷器,总共有13

件(套)精品展出。考古发现珐华彩瓷器十分罕见,一号沉船遗址出水的珐华彩瓷器,在沉船中属于首次发现。这些考古新发现,证明了明代中期景德镇珐华彩瓷器外销,为寻找窑址、厘清来源提供了实物资料。此外,“丙寅年造”款红绿彩碗也证实一号沉船属明代正德时期,对研究南海贸易航线具有重大价值和贡献。展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海深海考古研究院)和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联合主办。

周亚军

### 沈阳故宫新推盛京围场专题展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由沈阳故宫博物院、法兰西学院联合主办的“搜苗狩狩 弘武雄风——清(盛京围场全图)与满族的渔猎生活”展览于日前在沈阳故宫官窑库开展。

展览通过“盛京围场”“行围讲武”“贡鲜定制”三个单元,详述了盛京围场的设置、功能、管理等内容,并以实例诠释作为清代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清代围场制度。此次展出的核心展品《盛京围场全图》册页,全套分为元部、亨部、利部、贞部和总图共5本,绘制道光十九年(1839)盛京围场共105围地形图,清晰绘制了各围所处位置、围场内不同区域的地形地貌、将士练兵狩猎的布围路线图,再现了八旗官兵在盛京围场的行围活动和狩猎区域,成为清代宫廷纪实性绘画、地理舆图的代表性作品,更是研究盛京围场历史沿革和狩猎活动的珍贵实物资料。

沈阳故宫博物院展示交流部部长付博说,行围习武在清代备受重视,在众多的官

方围场中素有“东盛京,西木兰”之说。宫廷贵族和八旗官兵不断前往围场,以行围狩猎方式演练和保持八旗战斗力,使其不致荒废武功。盛京围场设立于康熙年间,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围场。在此举行的行围有两类,一种为皇帝参加的临时性行围,另一种为八旗官兵的定期行围。康熙、乾隆时期,盛京围场最为兴盛。

盛京围场除作为狩猎场所之外,主要作用还有为清宫“贡鲜”,即向清宫提供鹿、狍等猎物,以及将其加工后制成的各种制品。这也是盛京围场不同于其他围场之处。展览中展出多件由鹿皮、貂皮制成的配饰、服饰,如“清梅花鹿皮行裳”“清紫缎兰花纹白狐皮马甲”“清明黄色绸貂皮褂”等。

付博说,随着“国语骑射”的废弛,行围制度也逐渐废止。岁月烟云中,盛京围场已成往事。透过《盛京围场全图》和诸多展出文物,能够看到清代从崛起、兴盛再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

赵洪南



近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依托馆藏原创策划的“风展红旗如画——馆藏红色经典文物展”在北京开幕。展览系统展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革命年代的红旗、新中国成立后的五星红旗和党旗、革命题材经典美术作品等红色文物60余件,以及100张新时代以国旗为主题的高清照片,并首次辅以裸眼3D动态展示国旗,展现五星红旗的诞生过程和新时代国旗飘扬在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场景。

新华/传真



由故宫博物院、国际儒学联合会共同主办的“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于10月1日起在故宫午门展厅展出。展览以“大道之行”为主题,分为“溯古寻儒”“化成天下”“万世师表”三个单元,展出包括故宫博物院藏品在内的国内外近30家考古文博单位的380件(组)展品。

新华/传真



经过一年多的闭馆升级后,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的仰韶文化博物馆于日前重新开馆。馆内展出小口尖底瓶等超过600件仰韶时期的典型文物,升级了裸眼3D、全息投影、VR场景再现等数字化展示设备,为游客提供沉浸式、互动性的参观体验。

新华/传真

### “何以敦煌”敦煌艺术大展在中华艺术宫开幕

## 6座莫高窟经典洞窟 一次看过瘾

一眼千年。“何以敦煌”敦煌艺术大展近日在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正式开幕,将展至12月20日。开幕前两天,“何以敦煌”敦煌艺术大展迎来内部人流压力测试,先睹为快的一批观众沉浸在千年敦煌艺术中,啧啧称奇。

“敦,大也;煌,盛也。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作为第一批观众之一,曾经参与流落海外的敦煌文献的出版、主持《敦煌学大辞典》出版的敦煌学者、出版人李伟国相信,这场年度敦煌艺术代表性大展,会掀起一股观展热潮。

由敦煌研究院、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联合主办的“何以敦煌”敦煌艺术大展,不仅把6座莫高窟经典洞窟“搬”来上海,还展出6件可誉为“世界之最”或“中国之最”的“藏经洞遗书”。“多件重量级国宝文物首次亮相上海,这将是自敦煌文化艺术展在上海最全面、最多样的展出。”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元林说。

#### 168件(套)珍贵展品汇集

敦煌是中国规模最大、历史延续最悠久、保存相对完好的历史遗迹之一,被誉为“世界最长的沙漠画廊”和“墙壁上的文化艺术博物馆”。

展览现场,“何以敦煌”艺术大展的空间设计延续了沙漠戈壁的风格。展厅多以淡黄、土黄为主色调,被打造成敦煌石窟的造型,让人在观展过程中体会“曲径通幽”的探索感。

本次展览展品类别多样,展出规模庞大,展示内容珍稀。从一组数据可以看出“何以敦煌”敦煌艺术大展的亮点:6座莫高窟经典洞窟复制窟,6件在上海首次展出展品,6件价值珍贵的“藏经洞遗书”原件及其复制品,168件(套)展品,展品中包括中国195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的北魏刺绣佛像供养人。

当本次大展的第一件开箱文物——来自敦煌莫高窟的国家一级文物莫高窟六字真言碑,被稳稳地摆放在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的展台上,这是这块见证敦煌文化包容互鉴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碑的上海首展。

包括莫高窟六字真言碑在内,敦煌研究院馆藏文物中体积最大的北凉石塔、证实记录莫高窟开凿时间的圣历碑、入选国家宝藏的《归义军衙府酒破历》,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北魏刺绣佛像供养人,均为上海首展。

此次展览也是国家文物局保护项目藏经洞数字回归成果最大规模的全球首展。展览选取的6件文书包括:世界上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雕版印刷品《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世界上现存古代星图中年代最早、星数最多的《全天星图》,现知最早的纸质抄本历日《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历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围棋论著《棋经一卷》,我国最早的由国家颁布具有药典性质的药学著作《新修本草》,中国最早的水利法典《开元水部式》。

“即便只看其中一件,都值得来一趟,更何况这么多珍贵敦煌文物一起汇集到上海,令人大饱眼福。”在压力测试现场,一位观众由衷地说。

#### 复制石窟有何看头?

石窟是本次大展的重头戏。依原窟复刻的6座敦煌石窟被“搬”进了现场。

这6座石窟在敦煌石窟中极具代表性,包括被称为“融汇多元的万神殿”的西魏第285窟、“精美塑像馆”盛唐第45窟,被誉为“最美飞天”的盛唐第320窟、“最美的涅槃佛”中唐第158窟、“描绘入微的千手千眼观音”元代第3窟和“打开世界中世纪历史的钥匙”的第



展出的“大日如来佛彩绘鎏金铜首像”。



展出的“六字真言碑”。

17窟。观众身处其中,就仿佛身临敦煌莫高窟,带来沉浸式的观感。

现场,有观众疑惑:比起去敦煌实地观看这些石窟,复制的石窟有何看头?实际上,这些复制石窟大有看头。敦煌艺术大展工作人员透露,即便到了敦煌,这6个石窟也很难一次看齐、看够。

其中,西魏第285窟在敦煌并不对外开放。保存完好的该石窟,是莫高窟最早有纪年的洞窟,对于研究莫高窟的历史和艺术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285窟内容丰富,既有佛、菩萨、飞天、力士等,又有伏羲、女娲、雷神、雨神、婆罗门教诸神、西方的日月神等中西方不同的神灵,敦煌研究院原院长段文杰把第285窟称作“万神殿”。

在莫高窟,只允许游客从外向内远远望一眼,而在“何以敦煌”敦煌艺术大展上,晚唐第17窟“藏经洞”向观众全面开放。1900年,敦煌藏经

洞(现莫高窟第17窟)发现了汉文、藏文、回鹘文、粟特文、梵文、于阗文、吐火罗文等多种文字的古代文书及佛画幡幢等各种文物数万件,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中亚、西亚及欧洲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堪称“打开世界中世纪历史的钥匙”,并由此引发了全球“敦煌学”热潮。

此外,元代第3窟、盛唐第45窟、中唐第158窟、盛唐第320窟均属于敦煌特窟,在敦煌参观时,每个特窟需支付200元,而在此次上海的“何以敦煌”敦煌艺术大展上,观众可以直接步入参观。

这样的便捷体验也得益于数字文物保护的巨大进展。曾经的中国积贫积弱,众多珍贵的文物流散到世界各地而难以回归故土。敦煌研究院开展的“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复

原项目”探索建设内容最全面、功能最完整、使用最便捷的“数字藏经洞”数据库,由此复原了众多文物、绢花等,才让此次最大规模的全球首展成为可能。

尽管只是复制窟,但依然对观众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在压力测试现场,每个石窟都让观众流连忘返。相对迷你的第3窟因为容纳量有限每次只允许一人入内参观,观众在石窟门口还排起了有序的老龙。

#### 敦煌壁画绘有上海

在展览的入口附近,一幅复制的壁画讲述莫高窟与上海早有渊源。

这幅来自莫高窟第323窟洞壁上的壁画,名为《西晋吴淞江石佛浮江》。据壁画题跋及众多文献记载,西晋建元元年(公元313年),在吴淞江入海口,渔夫遥见两尊石佛漂游而来,以为是海神,延请巫祝迎接,弄得风涛骤盛,渔夫惧怕而返。当地道教徒以为此乃张天师之像,再设醮坛迎接,风浪不减。后来佛教徒数人向石佛稽首唱赞歌,风浪遂静;佛背背后有铭志,一名“维卫”,一名“迎叶”,众人于是将两个石佛载入通玄寺供奉。在石像发现后七年,渔人又在沙滩上发现一个石钵,渔人发现其盛放了荤腥食物后,就会有“佛像见于外”,渔人大为震惊,认为此石钵应为先前浮海而来的两尊石佛的遗物,于是也送到通玄寺供奉。

通玄寺,即现在上海著名的静安寺前身。“石佛浮江”之事,由当年名僧慧达法师传到西域,逗留敦煌莫高窟期间,故事随其行迹被记录在壁画上,这即为第323窟《西晋吴淞江石佛浮江》壁画的由来。

2004年,甘肃当地代表团到上海考察学习时,曾专程携此壁画的临摹版赠予千年古刹静安寺。大漠中的莫高窟与现代都市中心的寺庙,因壁画而相牵。

事实上,敦煌与上海始终有着密切的关联。上海成长的“敦煌女儿”樊锦诗,在异常艰苦的戈壁大漠一待就是数十年。她致力于敦煌遗址的保护和研究,成为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敦煌学者。“数字敦煌”的构想正是樊锦诗提出的,实现敦煌石窟文物的永久保存、永续利用。

“1000年前的敦煌,是当时的国际文化之都,与当今的国际文化大都市上海,有着相似之处。”敦煌研究院的相关工作人员说,他们希望此次“何以敦煌”敦煌艺术大展可以成为联通敦煌与上海的又一个窗口,进一步促进文旅融合,吸引更多上海的游客去西部,去实地观赏我国的“东方艺术宝库”。

李君娜 赵亦婷/文 新华社/供图